

吳梅村的生平

王建生

吳偉業，字駿公，晚號梅村，江南太倉州人。

一、江南太倉

梅村生在婁東，屬江南太倉州，以婁江（註一）流經城南而得名。據大清一統志的記載，太倉州是「漢會稽郡婁縣地，後漢屬吳郡；三國吳于其地置「東倉」，太倉之名，或始此。……（明）弘治十年，始割崑山、常熟、嘉定三縣地，置太倉州，屬蘇州府。」到了〔雍正二年，陞州，直隸江蘇省，領縣四（即鎮洋、嘉定、寶山、崇明）〕（註二）。民國以後，廢州爲縣，即今日的太倉縣。

談起江南，令人醉心於明媚風光、歌樓酒肆。自唐、宋以來歌詠的詩詞，不勝枚舉。最爲膾炙人口的，如白居易的憶江南：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註三）

韋莊的菩薩蠻：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雙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註四）

又：

如今卻憶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註五）

尚有王淇的望江南，歌永江南拂人的柳、濃郁的酒、輕颺的燕，清潤絕埃的竹、綠草、沙潮、細浪、漁歌……（註六）。莫不引人入勝。在文人心目中，碧綠的春水、火紅的江花、遠處的畫舫、歌樓紅粉，使人流連忘返、如醉如痴。

經過了元、明，以至清初，無數次的戰禍，江南的景物又是如何呢？我們看看吳梅村的望江南詞，是怎麼描寫的：

其一

江南好，聚石更穿池。水檻玲瓏簾幕隱，杉齋精麗繚垣低，木榻紙窗西。

其二

江南好，翠翰木蘭舟。窄袖衩衣持楫女，短簫急鼓采菱謳。逆槳打潮頭。

其三

江南好，博古舊家風。宣廟乳爐三代上，元人手卷四家中，廠盒鬪雞鍾。

其四

江南好，蘭蕙伏盈芽。茉莉縷藏新茗碗，木瓜香透小窗紗，換水瞻瓶花。

其五

江南好，五色錦鱗肥。反舌巧偷紅嘴慧，畫眉羞傍白頭棲。翡翠逐金衣。

其六

江南好，蒲博擅縱橫。紅鶴八番金葉子，玄盧五木玉楸枰，擲采坐人傾。

其七

江南好，茶館客分棚。走馬布簾開瓦肆，博羊餉鼓賞山亭，傀儡弄參軍。

其八

江南好，皓月石場開。一曲輕圓同伴少，十反躡細聽人多，絃索應雲籟。

其九

江南好，黃爵紫車螯。雞臠下豉澆苦酒，魚羹加茗擣丹椒，小喫砌宜窩。

其十

江南好，櫻笋薦春羞。梅豆漸黃探鶴頂，芡盤初軟剝雞頭。橘柚洞庭秋。

其十一

江南好，機杼奪天工。孔翠裝花雲錦爛，冰蠶吐鳳霧綃生。新樣小團龍。

其十二

江南好，獅子法王宮。白足禪僧爭坐位，黑衣宰相話遭逢。拂子塞虛空。

其十三

江南好，鬪掃鬪新妝。鴉色三盤安鈿翠，雲鬢一尺壓蛾黃。花讓牡丹王。

其十四

江南好，豔豔綺羅仙。百褶細裙金線柳，半裝高屐至臺蓮。故故立風前。

其十五

江南好，繡帥出鉞神。霧鬢湘君波窈窕，雲幢大士月空明。刻畫類天成。

其十六

江南好，巧技棘爲獅。髹漆湘筠香墊几，釵金螺鈿酒承舟。鉸鏤匠心搜。

其十七

江南好，狎客阿儂喬。趙鬼挪揄工調笑，郭尖儂巧善詼嘲。幡綽小兒曹。

其十八

江南好，舊曲話湘蘭。薛素彈丸豪士戲，王微書卷道人看，一樹柳摧殘。(註七)

從梅村詞看來，江南地方，吃的有：錦鱗肥魚、紫車蟹螯、清燉雞、笋、豆、橘、柚……。住的是：高大堂屋、假山穿池、蘭蕙伏芽、茉莉送香；屋內擺設的是書卷、古器玩……。穿

着綾羅綢緞、新妝豔飾……。遠處木蘭舟盪、簫鼓菱謳、一種田園自然美景。而茶館看戲、石場聽歌、狎客風流、豪強博奕……種種綺靡風光、浪漫情事，使人樂不思返。也許，在梅村的心靈深處，這些歌舞、奢靡的情景，影含着「亡國之音」呢！

當然，江南的名園、名山、殿廟，是遠近馳名的。名園如：蘇州的拙政園、獅子林、怡園、西園、可園（今爲省立圖書館）；無錫的守暢園、梅園、蠡園、錦園；太倉的南園（王錫爵私園，其孫王時敏增拓之）、半園；南京的瞻園（有二）、煦園、商園（註八）；園林之盛，甲於全國。

說到名山、殿廟。像蘇州近郊的虎丘、天平、靈巖、鄧尉；南京的鍾山、臺城等等。除此，太倉嘉定的「梅萬株，不減鄧尉」。環太倉的寺廟，如城隍廟、興福寺（城西）、文殊庵、華爾庵、聖恩寺、福城觀、曇陽觀、以及維摩寺（常熟縣）、破山興福寺（廬山北）、法螺精寺等等。這些名山勝景，屢屢在梅村詩文中提及。至於太倉州的玉泉、祇園、藕庵（註九）等園廟，亦是有名勝地。

美麗的山水，名園山寺，加上文風興盛、人才輩出，使得江南（尤其江蘇）成爲中國人文淵藪。丁文江據正史列傳之人物，統計其地理分布。朱君毅據李垣所編之國朝耆獻初編及清史列傳補充清代部分。則知：「江蘇自宋以後，（正史列傳之人物）躍居全國前五名，清時則居首位。……江蘇省之進士，於明末已躍居第一位，順治、康熙兩朝亦居第一位。……清朝共舉行一一二次會試及殿試，江蘇人士所得之狀元達四十九次，佔總數的百分之四三·七五，其次爲探花，佔總數的百分之三七·五〇，再次是會元、傳臚，以上四項，皆居全國之冠。榜眼一項，僅次於浙江。……科舉人才，以江南居多，佔百分之七十，……參加科舉的主要目的在作官，學而優則仕，因之無論大小官員，皆以江浙居多。……中國書院，起源甚早，唐時已有，宋則大興。宋時有六大書院，江蘇居其二，即應天府書院（南京）及茅山書院（金壇）。……就全國藏書家而言，江蘇佔百分之四十，不爲不多。……（江蘇）人口密度，則居全國第一位，江南尤盛，居世界第一位。」（註十）從此可知，江南，尤其江蘇，在人文與自然方面是何等的與衆不同。

而太倉州的情況，又是如何？明代有一首詩，形容其盛況：

婁東太倉吳要津，襟帶閩、粵控蠻荆。

賈胡夷蠶貢贄琛，關譏五市十一征。（註十一）

從明清以來，太倉州除了傳統的稻作外，主要的經濟作物是木棉、蠶桑的種植；所以棉布貿易、及水陸交通中心，促成了該區的發展。

吳梅村即誕生在如畫的風景、中國人文淵藪之地。後來，他買了王士禛的賁園，並把它改築爲「梅村」。從梅村詩裏，我們得以窺見吳梅村當年的住處：

枳籬茅舍掩蒼苔，乞竹分花手自栽；

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作答愛書來。

閒窗聽語攤詩卷，獨樹看雲上嘯臺；

桑落酒香盧橘美，釣船斜繫草堂開。(註十二)

茅舍枳籬，栽花植木、攤詩聽雨、臺上看雲、以及登舟垂釣、品嚐酒香美橘。正是古來讀書人恬淡自然的表現。另一首新霽喜孫令修至、同步後園探梅詩云：

偶來因客興，信步得吾園；

雨足山低樹，花開日滿軒。

掃林休石磴，鬪藥過泉源；

絕壑人聲至，驚栖聽鳥喧。(註十三)

後園的林樹、花開、石磴、泉水、山壑、鳥喧，正表現古來文人喜好閑雅的本質。

二、家 世

梅村姓吳氏，七世祖子才，河南人，元末避兵，始遷蘇州崑山之積善鄉，配費氏(註十四)。梅村先伯祖玉田公墓表云：「余家世鹿城人，自禮部公以下大參鴻臚三世，皆葬於鹿城。……吾家自移婁東，彼此不往來，四十餘年矣」(註十五)。又，徐季重詩序云：「余本崑山人，遷而去之者三世矣」(註十六)。由河南鹿城、遷至崑山、後移至婁東，斑斑可迹。

六世祖埜，字公式，以字行，明正統元年，贈承德郎，行在刑部雲南司主事，配陳氏。五世祖凱，字相虞，號冰蘗，卒祀鄉賢祠，配沈氏、繼沈氏、再繼陳氏。中順天鄉試，宣德中，授刑部主事，再改禮部主客司，成化七年七月十四日卒，年八十五。蘇州府志載：「吳凱，字相虞，父公式，早亡，遺腹生凱。……中順天鄉試，宣德中，授刑部主事，改行在雲南司，再改禮部主客司，以母老乞歸，遂不復仕。凱精敏有治劇才，平生以禮自律，言行不苟，風儀嚴峻，人望而畏之。……及卒，鄉人私謚貞孝先生。」(註十七)

高祖愈，字惟謙，號遜菴，配夏氏。顧師軾梅村世系云：「吳愈，字惟謙，凱子，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精法律，出知敘州府，捕慶符盜、及平土官安鰲叛，有功。在敘九年，還河南參政，致仕歸卒，年八十四，嘉靖丙戌五月十九日也。」(註十八)梅村京江送遠圖歌序云：「京江送遠圖者，石田沈先生周為吾高祖遜菴公之官敘州作也。……公諱愈，字惟謙，一字遜菴，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郎中。清慎明敏，號稱職，先後九載，南司寇用弘治三年詔書得薦其屬，將待以不次，疏未達，而命守敘州。為守既常調，敘又險且遠，公獨不以為望。」(註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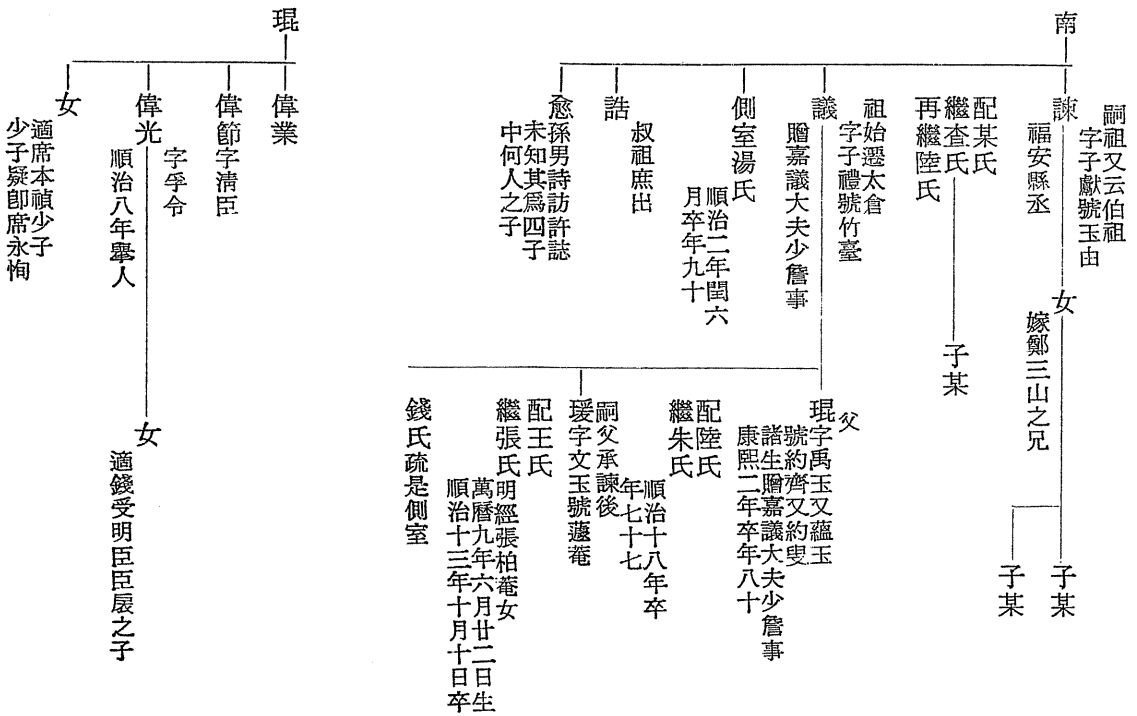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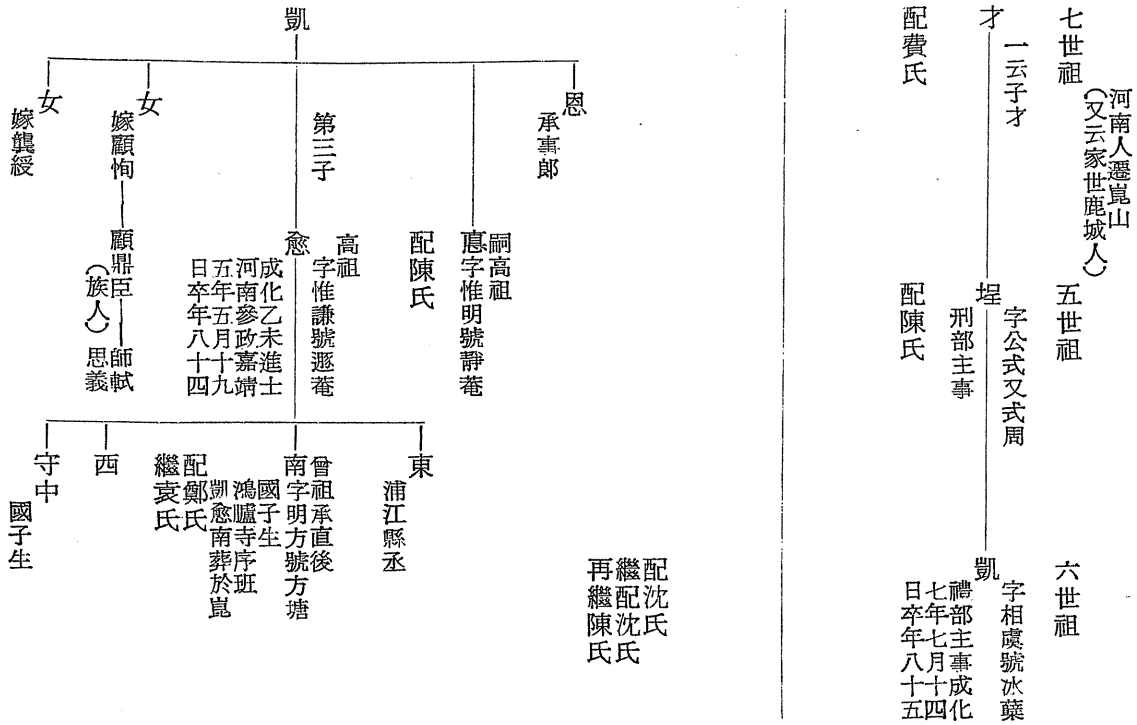
曾祖南，字明方，號方塘，賜內閣中書，後官鴻臚寺序班，以使事過家，為御史所論，謫江西建昌府幕官。配鄭氏，繼袁氏。長子諫，玉田公，任福安縣丞。次子議，贈嘉議大夫少詹事。百次誥。先伯祖玉田公墓表云：「公(指吳玉田)為鴻臚，長子。次即贈嘉議少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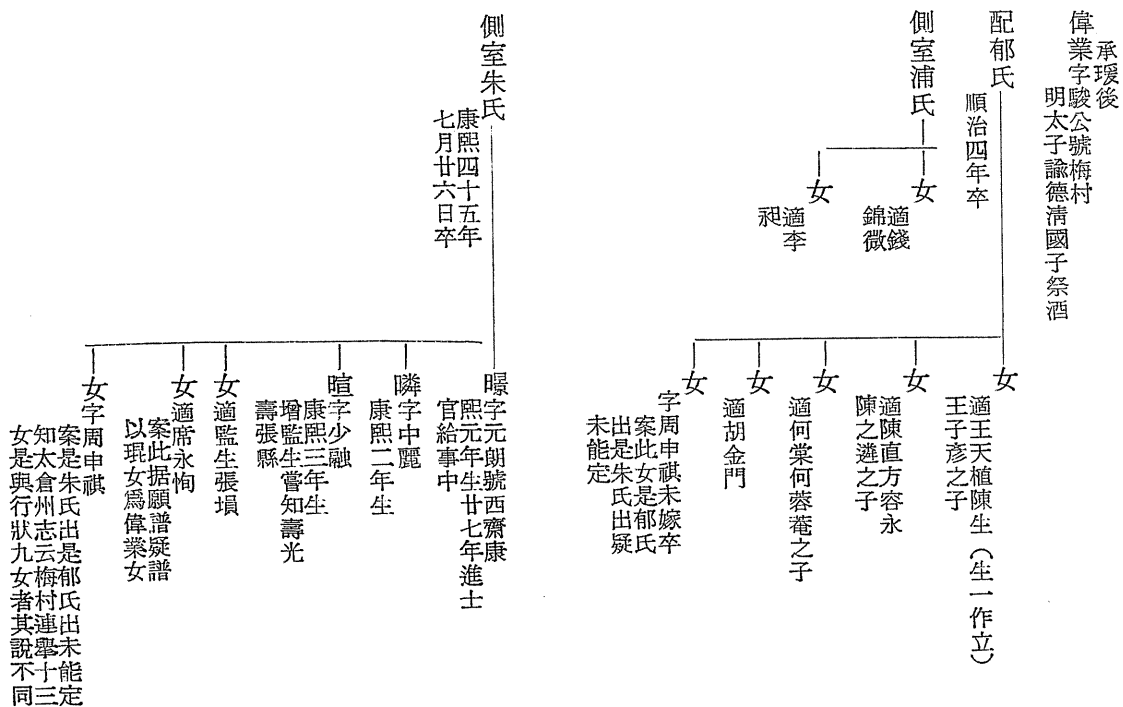
事，諱議，余祖也。又次則諱誥】(註二十)。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云：「曾祖鴻臚序班諱南，自禮部公以下三世，皆葬於崑。」(註廿一)

祖議，字子禮，號竹臺，以梅村貴，贈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幼贅於瑯琊王氏，遂居太倉。副室湯氏，封太淑人。秦母于太夫人七十序云：「吾因留仙之言，而喟然有感於余祖母湯淑人。衰門貧約，吾母操作勤苦，以營舅姑滌髓之養，湯淑人憐其多子，代爲鞠育。余自少多病，由衣服飲食、保抱提携，唯祖母之力是賴。憶自早歲通籍，祖母年七十有三，及南都恩賜，封三世，湯淑人期屆九袞，筭珈白首，視聲不衰，里人至今以爲太息】(註廿二)。又，顧湄行狀云：「祖贈嘉議大夫少詹事，諱議，始遷太倉】(註廿三)。從此可知，祖父遷至太倉而定居。祖母則日夜照顧梅村，不論「衣服飯食，保抱提携」，無微不至。

父琨，字禹玉，又字蘊玉，號約齋，又號約叟，諸生，以經行稱鄉里。梅村貴，對嘉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舉鄉飲大賓，卒祀鄉賢。配陸氏，繼朱氏，封淑人。顧湄行狀云：「父嘉議大夫少詹事，諱琨，以經行崇祀鄉賢詞。……嘉議公八十而逝，有幼女，先生爲嫁。蓋先生天性孝友，初登第後，嘉議公勅理家事，歲輒計口授食，蕭然不異布衣時】(註廿四)。又，白封君六十壽序云：「吾州之白首耆艾者七人。倣周官之意，飲酒于序，正其齒位，名曰婁東七老，而吾父與焉】(註廿五)。由前面述說，梅村家世多壽考，其父亦如此，而梅村母親，在奉母于太夫人七十序云：「吾母朱淑人，精心事佛，嘗於鄧尉山中，創構傑閣，虔奉一大藏教】(註廿六)。白母陳孺人墓誌銘又云：「吾母朱太淑人，奉佛受戒者二十餘年】(註廿七)。梅村祖「幼贅於瑯琊王氏」，知其門庭已衰。故其母「操作勤苦」，又養育過多子女，梅村祖母往往「代爲鞠育」。其母皈依佛門，影響日後梅村思想與交遊。

附梅村世系表(採自馬導源編吳梅村年譜，頁七～十一，民國廿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本)以爲參考。





三、初生到二十歲時期

梅村生於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西元一六〇九）五月二十日。顧湄行狀云：「母朱太淑人妊先生時，夢朱衣人送鄧以讚會元坊至。先生生，有異質」（註廿八）。雖然梅村天賦異稟，但由於他「自小多病」、所以「衣服飲食、保抱提攜」，皆賴祖母（見前）。梅村在王母周太安人墓誌銘說：「嗚呼！吾父亦窮諸生也，吾母之事大王父（祖父）王母（祖母）以孝，而教三子以成立，其仁勤莊儉之德，實有類於安人。而偉業之事其母，有媿楚先固已多矣。自古賢人，未有不願其夫若子之富貴，而富貴之無媿者尤難。當吾父之有聲場屋，屢試不收，而祖母湯淑人已老，家貧無以為養，吾母為余言之而泣。余倖弋一第，竊喜有以慰母，而終有憾於吾父之不過也」（註廿九）。家世的衰落，父親考場上的失利，在以前的社會，是一件悲痛的事。幸運的是母親的仁勤莊儉，侍奉公婆以孝，而祖母亦多方的照顧孫兒（梅村）。孩提的吳梅村，算是在祥和、溫馨的家庭中渡過。

五歲時，仲弟偉節出生了。次年到江用世家塾讀書。嘉議大夫按察司使江公墓誌銘云：「始余年七歲讀書公家塾，識公。公即是年領鄉薦，後三十年家居，公折輩行，與余及魯岡游。當是時，同里中如余兄弟最稱蹇落矣」（註三十）。又，京江送遠圖歌序云：「偉業六十七歲時，見吾祖封詹事竹臺公所藏數十紙，今大半散失。猶有存者，此卷比之它裘，日月為最久，衰門凋替，不知落於何人？乃劫灰之餘，得諸某氏質庫中，若有神物擁護，以表章其兄

德，不綦幸乎！」（註卅一）。家道的衰落，傳家畫卷的典當、變賣，過着冷清的日子，在孫子的心靈中，烙下深深的痕跡。

在彭燕又五十壽序，梅村云：「每憶少時讀書，不至舐滯」（註卅二）。炤如禪師生塔頌又云：「始余六十七歲，得見外王母；嘗用兜綿手，摩頂在膝前。阿甥汝當知，我父循良吏；上書忤時宰，拂袖歸田廬。理學專門家，孔釋水乳合；諸方大尊宿，推重惟魯川。教律與論藏，一一手撰述；吾母時諦聽，大發菩提心。晚受具足戒，修持二十載。名山懽傑閣，虔奉修多羅。幡幢紛五色，親見如來迎。末後勘辨明，往生安樂國」（註卅三）。可知梅村自幼敏，讀書不滯礙。他那耿介正直的性格，以及理學孔說、信佛論藏的修養，受外家極深的影響。

萬曆四十七年乙未（西元一六一九），梅村十一歲。此年季弟偉光生。同時，他列穆苑先雲桂家中讀書。穆苑先墓誌銘云：「自余生十一歲始識君。居同巷、學同師，出必偕、宴必共……余雖交滿天下，其相知如君。……余之初，就君齋讀書也。有同時游處者四人，志衍、純祐為兄弟，魯岡與之共事，其輩行差少，皆吳氏余宗也。鄰舍生孫令修亦與焉」（註卅四）。少年的學伴，除了穆雲桂苑先、孫以敬令修外，都是同宗的兄弟。

過了三年，梅村的才華受到張溥（西銘）的賞識，入弟子籍。在陳廷敬的吳梅村先生墓表云：「先生少聰敏，年十四能屬文。里中張西銘先生，以文章提倡後學，四方走其門，以投文為贄。不當意，即謝弗內。有嘉定富人子，竊先生塾中藁數十篇投西銘，西銘讀之，大驚。後知為先生作，固延至家。同社數百人，皆出先生下」（註卅五）。又，顧湄行狀云：「少多病，輒廢讀，而才學輒自進。迨為文，下筆頃刻數千言。時經生家崇尚俗學，先生獨好三史，西銘張公溥見而嘆曰：『文章正印，其在子矣！』因留受業，相率為通今博古之學」（註卅六）。張溥（復社領袖）稱「文章正印，其在子矣！」這種知遇、器重，不是一般學子所能得到的讚賞。少年的梅村，即在多方的呵護下茁壯、成長。同年，結識了吳繼善志衍。志衍傳云：「予年十四，識志衍。志衍長於予三歲，二人深相得」（註卅七）。

梅村自十七歲開始，每年應童子試。至二十歲，補諸生。與子暉疏：云「吾少多病，兩親護惜，十五六不知門外事。應童子試，四舉而後入彀」（註卅八）。顧湄行狀則云：「年二十，補諸生。」

四、二十一歲到四十歲時期

二十一歲（崇禎二年己巳，西元一六二九），到四十歲（清世祖順治五年戊子，永明王永曆二年，西元一六四八）期間，對吳梅村來說，是人生上極盡榮哀的歲月，憑着他自幼的異稟、及勤學苦讀，二十三歲便舉了會試第一，廷試第二（辛未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入翰林。制辭云：「

陸機詞賦，早年獨冠江東；

蘇軾文章，一日喧傳都下。(註卅九)

士大夫以爲無愧。當時梅村猶未娶，於是皇上：「特撤金蓮寶炬，花幣冠帶，賜歸里第完姻。於是明倫堂上，行合巹禮。蓋自洪武開科。花狀元綸後，此爲再見。士論榮之」(註四十)。讀書人寒窗十載，主要的是博取功名。而梅村受到崇禎皇帝如此厚愛，難怪羨煞時人。

次年，給假歸娶郁淑人，爲他送行的詩，如陳繼儒送吳榜眼奉旨歸娶：

年少朱衣馬上郎，春闈第一姓名香；
泥金帖貯黃金屋，種玉人歸白玉堂。
北面謝恩纔合巹，東方待曉漸催妝；
詞臣何以酬明主，願進調隄窈窕章。(註四一)

又如張溥送吳駿公歸娶詩：

孝弟相成靜亦娛，遭逢偶爾未懸殊；
人間好事皆歸子，日下清名不愧儒。
富貴無忘家室始，聖賢可學友朋須；
行時襍被猶衣錦，偏避金銀似我愚。(註四二)

梅村受列明朝的恩典特多，所謂「人間好事皆歸子」，所以「詞臣何以酬明主」？正因爲恩典多、榮譽多，日後被逼仕清，心中的悔痛也就愈深。

雖然，桃村如願的登第，其中卻有一段小插曲。與子暉疏云：「年踰二十，遂擢大魁。福過其分，實切悚悚。時有攻宜與座主借吾爲射的者，故榜下多危疑。賴烈皇帝保全，給假歸娶先室郁氏」(註四三)。由於考場上士子的競爭，宰相宜興周延儒受人無端的攻擊；後來莊烈帝評梅村文爲「正大博雅，足式詭靡」，這段考試風雲總算平息。

由於吳梅村中榜眼，張溥授庶吉士，使得復社有了廣大的號召力。稍早，在崇禎二年舉行的尹山大會，崇禎三年的金陵大會，參加人數並不多。但崇禎五年的虎邱大會，卻是盛況空前。復社紀略云：「偉業以溥門人，聯捷會元鼎甲，欽賜歸娶，天下榮之。遠近謂士子出天如門者必速售。大江南北，爭以爲然。以溥尚在京師，不及親灸，相率過墓，造庭陳幣、南面設位、四叩定師弟禮，謂之遙拜。……比溥告假歸，速中鷄所至，挾策無虛日。及抵里，四遠學徒羣集。癸酉春，溥約社長，爲虎邱大會。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山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臺、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絲織。游于市者，爭以復社會命名。刻之碑額，觀者甚衆，無不詫歎，以爲三百年來未嘗有也」(註四四)。虎邱大會所以造成人山人海，往來絲織，當然是功名利祿的誘惑。眼看復社的首腦人物張天如、吳梅村等，個個科場得意，所以士子趨復社如鶩。正因爲如此，權貴嫉之、不能加入復社者攻之，造成了復社公案。

在崇禎十年，「蘇州民(明史作太倉州監生)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張溥，

知臨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有草檄以伸復社十大罪者，大約謂『派出婁東、吳下、雲間，學則天如、維斗、臥子』，上搖國柄，下亂群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業。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知囊，或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註四五)可謂極盡詆譏之能事。

梅村雖未下獄論罪（南明阮大鍼、馬士英捕殺復社人物），但因加入復社的緣故，不容他在朝廷安心工作。於是他的職位屢有變遷，每予外放。初典湖、廣（崇禎九年秋），後奉遣往河南，封延津、孟津兩王於禹州（崇禎十二年七月）。後又遷南京國子監司業（亦崇禎十二年）。其中唯有二十九（崇禎十年）、三十歲時，充東宮講讀官。雖然梅村屢次外放，時時刻刻惦記朝政。往往在奏摺中，抨擊欺蔽朝廷的親貴。如淄川張至發，傳烏程溫體仁衣鉢，欲剷除東南復社諸君子，梅村首先攻之。顧湄行狀云：「烏程去，武陵、蘄水相繼入相，（烏程，指溫體仁。武陵指楊嗣昌。蘄水指姚明恭。）先生皆與之遊。先是吾吳有奸臣張漢儒、陸文聲之事，烏程實陰主之，欲剷及東南諸君子。先生以復社著名，為世指目，淄川（張至發）傳烏程衣鉢，先生首疏攻之，直聲動朝右。」清史列傳貳經傳云：「十年，大學士溫體仁罷，張至發柄國，極頌體仁孤執不欺。偉業疏言，『體仁性陰險，學無經術，狎昵小人，繼之者，正宜力反所為；乃轉盛其美，勢必因私踵陋、盡襲前人所為。將公忠正直之風，何以復見？海宇禍患，何日得平？』疏入，不報。」(註四六)。梅村從外家遺傳來的耿直作風，在昏昏惺惺的朝廷中，令人鼓舞、興奮。所謂「直聲動朝右」，不是浪得虛名。也許，崇禎給了許多恩典在他身上，他愛國、報國的心，特別的殷切，所以敢向惡勢力挑戰。除了彈劾張至發外，崇禎十一年又與楊堯岫（土驥）劾吏部尚書田惟嘉，太僕寺卿史蔭。並於三月二十四日召對，進端本澄源之論，言論剴切，皇上為之動容。

年青時代的吳梅村，是正直、可愛、英勇的人。他送何省齋詩裏：

我昔少壯時，聲華振齊輩；
講舍鷄籠巖，賓朋屢高會。
總角能清譚，君家好兄弟；
緩帶天地寬，健筆江山麗。
憑闌見溢口，傳烽響笳吹；
海寓方紛紜，虛名束心意。
夜半話挂冠，明日扁舟繫；

問余當時年，三十甫過二。(註四七)

雖然梅村不畏強權、惡勢力，但他怎能鬥得過那些腐敗的官僚？因此，他在仕途上，屢起屢仆。三十四歲時（崇禎十五年）曾任庶子官，但崇禎十七年甲申國變時，梅村正丟官閒居呢！此時家國之感、黍離之憂，從心頭、從四面八方一起湧出來。顧湄行狀說：「甲申之變，先

生里居，攀髯無從，號慟欲自縊。爲家人所覺，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兒死，其如老人何！」

甲申國變，舉國之人，不管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哭，都慟！尤其梅村平生僚友，死的死、殉難的殉難。家藏藁載：「崇禎十七年，吾友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葉公瞻山於其家，聞國變，慟哭嘔血，手足攣蹙，仆地弗省。少間，張目，語子弟，平生僚友在京師者，某某必死，已聞數公者，果殉難，則又大哭，自爲文祭」（註四八）。讀書人，在這種時候，不但會痛哭一場，而且「嘔血」、「手足攣蹙」、「仆地弗省」，甚而全家舉難。而梅村爲了親老家貧、骨肉私情，雖「號慟欲自縊」，畢竟活下去了！只因這一念之差，形體固然保全，但心靈的深處，「有虧大節」的利劍，時時刺進心窩，造成永無止盡的悔痛！

後來，南都議立，鳳陽總督馬士英，迎福王入南京，稱監國。弘光元年乙酉（西元一六四五），召拜梅村爲少詹事，加一級。越二月，知天下事不可爲，又與馬、阮不合，遂拂衣歸里。後，往崑山。清兵南侵，崑山烽火四起，他不得奉親挈妻孥度逃難的生活。先跑到王奉常家，不久，王的家鄉也鬧兵火，因此輾轉流離遷徙。他的詩篇，或述亂離（如遁亂詩等，詳見四、五、六章），或寄慨故國之思，詠古諷今（如詠史詩等，亦見四、五、六章），令人感傷。

梅村中年，碰上國家鼎革，比起李、杜的天寶之亂，陸放翁的南渡之憂，他內心的憂勞、苦痛，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座師李太虛先生壽序裏說：「其之維揚也，與偉業相過於虎丘（案：指崇禎五年壬申，梅村二十四歲），別十五、六年矣。……偉業顛毛班白。自數其齒，少於師二十歲，而憂患蹙迫，以及早衰」（註四九）。四十不到的年紀，由於「憂患蹙迫」，而至於「顛毛班白」。另一件悲傷的事，梅村三十九歲，原配郁氏逝世，真是禍不單行。

四十歲那年，梅村有寄房師周芮公先生詩，其序云：「偉業以庚午（崇禎三年，梅村二十二歲），受知於晉江周芮公師。……拜別河梁，十有八載，滄桑兵火，萬事都非。偉業負耒躬畊，誓終沒齒，不謂推遷塵事，潦倒浮生，病苦窮愁，羈縻煎迫」（註五十）。所云：「滄桑兵火，萬事都非」，「潦倒浮生」、「病苦窮愁、羈縻煎迫」，是他甲申國變後最好的寫照。

五、四十一歲至六十三歲（卒年）時期

經過了一番亂離，滿目中原，非昔日景觀。梅村亦感到自己「髮變」、「齒落」，且「氣衰」了。在彭燕又五十壽序，他說：「蓋余年過四十，而髮變齒落，志雖盛，而其氣亦已衰」（註五一）。可資證明。

等到滿清坐定了江山，穩固江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漢民族的人心。梅村是享有文才盛名的，清廷怎會放過他？於是兩次三番的逼他入京，他三番兩次的辭。在梅村文集裏，如上馬制府書云：「偉業少年咯血，久治不痊。今夏舊患彌增，支離牀褥，腰脚攣瘡，胷腹膨

脹，飲食難進，骨瘦形枯，發言喉喘，起立足僵，困劣之狀，難以言悉。豈有如此疾苦，尚堪居官効力，趨蹌執事者耶？……偉業學行一無所取，固不待言，而患病則實蹟也，共見共聞者也。伏乞祖臺，即於確查之中，將偉業患病緣由，詳列到部。偉業自辛未（案：崇禎四年）通籍後，陳情者二，請急者三，歸臥凡踰十載。其清羸善病，即今在京，同鄉諸老，共所矜諒，撫按兩臺，偉業已具揭請之矣，而祖臺則舉主也，方受德威，却無可報塞」（註五二）。梅村在甲申國變之前即歸里閒居，此時已踰十載；他舉言「腰腳攣瘡」、「胷腹膨脹」等等苦疾，盼能摧掉清朝官職。事實上，除非他即刻「死」外，是擺脫不了的。否則正當滿清收買人心之際，苦苦哀求有何用？梅村的辭薦揭說：「偉業稟受厓羸，素有咯血之證，每一發，舉嘔則數升。藥餌支持，僅延殘喘。不意今春舊疾大作，竟成虛損。胷膈脹滿，腰腳虛寒，自膝以下，支離攣瘳，老父病母，年過七旬；衰殘風燭，相依爲命。日夜涕泣，廣求醫卜，豈知沉痾已甚，療治無功；奄奄一息，飲食短少，待盡牀褥，不能行立。夫居官盡職，必須精力強濟，豈有患苦如此，尚堪驅策？偉業自辛未通籍後，在京止有四載，臥病廼踰十年，其清羸困劣，當塗諸老，見聞共悉。方值 聖治維新，凡有心知，感恩報稱。偉業自甘沉痾，斷非人情，而真病真苦，實實如此」（註五三）。所言「真病真苦」，「老父病母，年過七旬」，自己則「腰腳虛寒」，「支離攣瘳」；與上馬制府書詞異而義同。也許這就是盛名之累罷！他答黃總戎書說：「偉業自揣平生於制臺公祖，無一日之雅，咫尺之書，草野疏賤，特加荐剡，此大臣虛公之道，誠不可及。而老先生千里貽札，加稱譽於從未謀面之人，賢者氣誼之合，不以遠近爲親疎。某何人，斯敢當盛愛知己之德，能無感哉？比者請急陳詞，正以部覆，寧嚴無濫，而賤體屢病難痊。既蒙知愛，敢不實情上告。此廼所以感制臺之知，恐有以負制臺之德，而吐其衷曲，以答生成也」（註五四）。梅村的辭意是堅定的。

由上面的解說可知，吳梅村豈有甘願入仕新朝的道理？友人侯朝宗亦以「不可出者有三」、「不必出者有二」（詳見本章第二節，河南、侯方域條）相勸，梅村那有不知？但，違背了「聖旨」的罪，誰也吃不消的；況且滿清正想以漢制漢、收買人心的時候，而疆吏廷臣（據貳臣傳載，尚有孫承澤、陳名夏、吳宮等人）如此推薦他，滿清那有放過他的道理？鼎革之後，原本打算著書終老的梅村，此時已身不由主。朱彝尊云：「梅村吳先生，以順治壬辰（案：順治九年，時梅村四十四歲）館嘉興之萬壽宮，方輯綏寇紀略，……先生著書以老矣。越歲，有迫之出山者，遂補國子監祭酒，非其志也」（註五五）。「迫之出山」、「非其志」，是非常合乎實際又公允的說法。

有司的逼促，二親含淚的規勸，梅村扶着病，在順治十年（四十五歲）九月，應召入都，授秘書院侍講，奉敕纂修孝經演義。不久，陞國子監祭酒。

其實，吳梅村官至國子監祭酒已四十八歲（順治十三年）了。滿清的政治措施，不管好不好，他沒有太多的興趣；不想、不願進言，或者也不敢進言。此時所作詩歌，往往以詩紀

存實事。故有「詩史」之稱（詳見四、五、六章）。另一方面藉着繪畫來打發日子。桐陰論畫評論梅村畫云：「吳梅村祭酒偉業，筆意雅秀絕倫，脫盡作家習氣，生平不多畫。然一落筆便有卷軸氣，嫩處如金，秀處如鐵，真逸品也。後之人見先生畫者，自然躁釋矜平」（註五六）。秦祖永恭稱其畫為「逸品」，可見梅村才情不同於俗。家藏彙卷十一頁四有畫中九友歌（詳見第二節交遊考，江蘇，王鑑條）。臺灣商務印書館於民國六十三年七月精印歷代書畫珍品第一集第十八種，有吳梅村畫中九友畫筵以紀盛。考梅村著錄繪畫，有水墨山水軸、設色山水卷、山水軸、南湖春雨圖軸、山水小幅、山水通景屏、山水軸雕橋莊卷、墨山水立幀、仿北苑雲山大幀、山水軸、山水冊（註五七）等。

由於梅村性愛山水，所以購得已故王銓部土驥的賁園，改名「梅村」。努力的增拓，疊石重木，蒔花植草，築亭建榭，其中規模包括：樂志堂、梅花庵、交蘆庵、橋雪樓、鹿樵溪、舍愷亭、蒼溪亭諸名勝（註五八）。他對於這塊「樂土」，非常重視，特別在與子暉疏說到：「吾生平無長物，惟經賁園，約費萬金；今三子頗有頭角，若能效陳、鄭累世同居之義，吾死且瞑目。倘因門戶不一，松菊荒涼，則便為大不孝」（註五九）。花了萬金的賁園，得來並非容易，梅村居此作詩吟咏，固然是性之所至；亦盼子弟累世同居，永保吳家香火。

如果我們追根究裏，便知道清朝入關以後，梅村的事業心早已隨之而亡。眼看異族統治、漢人被屠殺者不計其數，於是假借這塊小小園地隱遁，以文字消磨殘歲。清代的文學家，稍有靈性的，都懂得這個道理。後人袁枚刻意經營隨園，他說：「所未能忘情者，隨園一片荒地，買價甚廉。我平地開池沼，起樓臺，一造三改，所費無算……奇峯怪石，重價購來，綠竹萬竿，親手栽植。又頗能識古。器用則檀梨、文梓、雕漆、鷓金。玩物則晉帖、唐碑、商彝、夏鼎。圖書則青田、黃凍、名手雕鏤。端硯則蕉葉、青花、兼多古款。為大江南北富貴人家所未有也，當時結撰，一片精心，談何容易」（註六十）。袁枚的遺囑，吳梅村的與子暉疏，都是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們自知為清廷效命，有愧漢家本分（尤其梅村愧對明朝），乃是可恥的事。所以袁枚三十七歲丁父憂後，即不再做官，而當起自由逍遙的文學家了！反看梅村？擺脫不了清廷的逼促，只得花費萬金經營賁園，以為後代子孫的「產業」。

梅村有弟偉節（字清臣）、偉光（字孚令），有妹適席本禎少子。娶元配郁氏（順治四年卒），生女五。側室浦氏生女二，側室朱氏（康熙四十五年卒），生子三（暉、隣、暄），女三，共十三人。顧滙行狀云：「先生初未有子。年五十後，連舉三子，暉、隣、暄；側室朱氏出也。女九人，淑人（指郁氏）出者四，浦氏出二，朱氏出三」。又，梅村與子暉疏云：「吾五十無子，已立三房姪為嗣。五十三生子，而後令歸宗」（註六一）。可知梅村得子甚晚。

他臨終時，囑咐家人：墓上立一圓石，祇許刻「詩人吳梅村之墓」，可知他心境的悲涼。與子暉疏云：「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今心力俱枯，一至於此。……吾為天下大苦人，俾諸兒知之而已」（註六二）！梅村的確是一位大苦人。心

中多少心酸、隱痛，本不足與外人道，又怕子孫誤以貪慕富貴，所以臨死前諄諄告誡。

詩人的悔恨永無止盡，臨死病中所寫「賀新郎」詞：

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訣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事事、幾完缺。（註六三）

悲感交集、淒愴不已的梅村，在康熙十年辛亥（西元一六七一）的十二月二十四日，與世長辭，年六十三。

梅村著作，見於梅村家藏藁者有五十八卷，分前集八，後集十四（包括：五古、七古、七律、五排、七絕、五律、詩餘等）。以及文集三十五，詩話。家藏藁另有補遺詩文，及年譜四卷。收羅梅村著作，十分完善。

至於梅村其他著述，如春秋地理志十六卷，春秋氏族志二十四卷，綏寇紀略十二卷，稜臨春樂府，臨春閣樂府、通天臺樂府等，在第六章尚有論述。

註 釋

（註一）大清一統志七十一頁二，（清光緒十三年杭州竹簡齋石印本），「婁江」條云：「自蘇州府崑山縣東流入，環州城南而東至七十里天妃宮爲劉河口入海。元時海運取道于此，俗訛劉家港，亦曰劉河，今爲鎮洋縣地」。

（註二）大清一統志卷七十一頁一，版本同註一。

（註三）全唐詩卷二十八，頁四〇七，清聖祖御製，民國六十三年明倫出版社排印本。

（註四）全唐詩卷八百九十二，頁一〇〇七五，版本同註三。

（註五）同註四。

（註六）全宋詞，第一冊，王琪望江南，頁一六六～一六七，民國五十九年中央興地出版社排印本。

（註七）梅村詩餘，卷二十一頁一～二，梅村家藏藁，上海涵芬樓董氏新刊足本，此本吳偉業子暉曾校理。宣統辛亥正月董康跋云：「庚戌歲，康於都門得吳氏家藏稿十二冊，都六十卷。一至八爲詩前集，九至二十二爲詩後集，仍各自分體。詩餘附焉。二十三至五十九爲文集，而終以詩話。……中有朱筆，注稱先大夫云云，蓋先生卒後，公子暉等所附記也。以刻本覈之，此本多詩七十三首，詩餘五首，文六十一首。及末卷詩話。其刻本有而稿本無者，詩文各八首，或後來所刪。稿中溢出諸篇，率皆世所未見。其他標題、字句亦視刻本爲詳。因通校一過，以付槧工。五十六卷以下，篇葉寥寥，併作二卷。舊刻所增詩文，錄補於後，而以年譜附焉」。知此本最爲詳實。又，梅村家藏藁收在民國八年張元濟等輯之四部叢刊初編。本文所引梅村資料，皆本此，不贅。

（註八）黃寶瑜編著中國建築史，第八章明清建築，頁一八七～一九〇，民國六十六年國立編譯館出版。

（註九）長谷部幽蹊著明清佛教史研究序說，頁三〇四，民國六十八年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

（註十）王樹槐撰江蘇民性與近代府治革新運動，頁五十五～六十七，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中研院慶祝

五十週年論文集，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出版。

(註十一) 太倉州志，弘治十三年刊本，卷九頁十下。

(註十二) 家藏藁卷五頁一。

(註十三) 家藏藁卷四頁七。

(註十四) 願師軾纂梅村先生世系，家藏藁冊八，世系，頁一，又世系引葉盛撰相虞公墓誌銘云：「祖才，父式周」，則以名才，非子才。

(註十五) 家藏藁卷五十頁四。

(註十六) 家藏藁卷三十頁六。

(註十七) 同註十四，頁一。

(註十八) 同註十四，及馬導源編吳梅村年譜，頁四，馬氏編年譜收在何炳松編中國史學叢書，民國二十四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又，據周法高先生撰吳梅村詩續箋（大陸雜誌第十四卷、第五期）云：「鈴木虎雄吳梅村年譜，載高瀾博士選厝紀念支那學論叢（頁七九五至八五三），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出版。余前著小箋（案：指大陸雜誌第十二卷第十一期，吳梅村詩小箋），未見鈴木譜，故但據馬導源所編年譜徵引及之。今見原書，知馬譜全抄鈴木」。周先生治學本有源，此論甚是。唯愚拙未得鈴木年譜，故暫以馬譜述說。又，周先生有關吳梅村論述，收在民國五十九年正中書局出版的中國語文論叢，中編、下編）。

(註十九) 家藏藁卷十頁十一。

(註二十) 同註十五。

(註廿一) 願淵撰吳梅村先生行狀，後面所引行特亦本此。收在吳翌鳳箋註之吳梅村詩集箋註卷首。吳註本流通廣。民國五十八年文光圖書公司、民國六十四年河洛圖書出版社皆有翻印，以下所云吳註本皆同此、不贅。

(註廿二) 家藏藁卷三十八頁五。又案：留仙，指秦留仙。家藏藁卷四十八頁七秦母侯孺人墓誌銘云：「有四子：長松齡、次松期、松喬、松如。松齡字留仙，年二十舉乙未進士」。馬導源所編年譜頁十三，似不以留仙為人名，有誤。

(註廿三) 同註廿一。

(註廿四) 同註廿一，頁一～二。

(註廿五) 家藏藁卷三十六頁八。

(註廿六) 同註廿二。

(註廿七) 家藏藁卷四十九頁六。

(註廿八) 同註廿一。

(註廿九) 家藏藁卷四十九頁七，引文中「自古賢人」，馬氏年譜作「自古賢母」。

(註三十) 家藏藁卷四十三頁三。

(註卅一) 家藏藁卷十頁十一。

(註卅二) 家藏藁卷三十六頁三。

(註卅三) 家藏藁卷五十一頁五。

- (註卅四) 家藏彙卷四十六頁五。
- (註卅五) 同註卅一，頁三～四。
- (註卅六) 同註卅一，頁一。
- (註卅七) 家藏彙卷五十二頁二。
- (註卅八) 家藏彙卷五十七頁四。
- (註卅九) 同註十四，二十三歲條，頁五。
- (註四十) 鄭方坤撰清朝詩人小傳，梅村詩鈔小傳，頁十六，民國六十年廣文書局本。
- (註四一) 靳榮藩著吳詩集覽，卷二十下，吳詩談藪，頁二，民國二十三～二十五年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以下引作集覽本同此。
- (註四二) 同註十四。
- (註四三) 家藏彙卷五十七頁四。
- (註四四) 陸世儀撰復社紀略卷之二，頁二〇六～二〇七，李季暉，民國三十六年神州國光社出版。
- (註四五) 同註十四，顧師軾纂年譜，頁五～六。
- (註四六) 清史列傳，貳臣傳，卷七十九頁十九，民國十七年中華書局印行。又，馬導源編梅村年譜引貳臣傳，作「八年」，與原傳不合。
- (註四七) 家藏彙卷九頁二。
- (註四八) 家藏彙卷四十四頁三，南京福建監察御史葉公瞻山借配嚴孺人合葬墓誌銘。
- (註四九) 座師李太虛先生壽序，家藏彙卷三十六頁二。
- (註五十) 寄房師周芮公先生詩並序，家藏彙卷十五頁六～頁七。
- (註五一) 家藏彙卷三十六頁三。
- (註五二) 家藏彙卷五十四頁七。
- (註五三) 家藏彙卷五十七頁四。
- (註五四) 家藏彙卷五十四頁，七～八。
- (註五五) 朱彝尊著曝書亭集，卷四十四，跋三，頁七三七，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
- (註五六) 秦祖永著桐陰論畫，首卷，頁二，民國五十六年，文光圖書公司本。
- (註五七) 福開森纂歷代著錄書目，頁一〇〇，吳偉業欄，中華書局印行。
- (註五八) 吳註本（見註卅一）卷三，頁七八，臨官僧香海問詩于梅村村梅大發以詩謝之，「梅村」條注。
- (註五九) 家藏彙卷五十七頁五，與子暉疏。
- (註六十) 小倉山房文集前，隨園老人遺囑，頁一，清光緒十八年上海圖書集成活字本所印隨園三十六種。
- (註六一) 家藏彙卷五十七頁五。
- (註六二) 同註六一。
- (註六三) 家藏彙卷三十二頁七。

附：本文係拙著吳梅村研究第一章部分，因全書尚未董理完竣，先將此部分發表。